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化“两创”看济宁

礼乐弦歌里的新时代传灯者

[北京] 常宇昂

物,更能在“诗礼传承”互动厅亲手制简、击磬击乐,在情境化的体验中学习语言与文化知识。
鲁源新村等研学基地开设的拓片、版画、线装书等手作课程,使学生在动手中体悟工匠精神,也在心灵深处理解“敬”与“和”等儒家精神的当代价值。这种体验式教学,让国际学生在“做”与“感”中深化理解,实现语言学习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建构。
济宁正努力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以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为例,这一平台汇聚了国际汉学教育专家,共同探讨“如何讲清楚中国文化”这一核心议题。
论坛的研究成果,成为教材与教学设计的重要灵感来源。同时,孔子研究院、孟子研究院、曲阜师范大学等机构和高校,长期深耕于儒家经典的现代解读与普及化研究。济宁职业技术学院也在积极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职业汉语与文化培训项目。

山推股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以诚信与共赢理念参与国际合作。曲阜、邹城等地的文旅融合项目,则以儒家文化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将这些案例引入课堂,能让海外学习者真切理解,儒家思想并非故纸堆,而是正在塑造现代社会的积极力量。与此同时,济宁正构建数字化的“智慧儒乡”生态,整合博物馆、档案、典籍、非遗等资源,打造多语种、多平台的传播体系。借助人工智能语音导览、虚拟现实研学、数字典籍库等新技术,海外学习者可以跨越时空,沉浸式体验中华文明的魅力。这种数字化转化,让传统文化以全新的方式焕发新生命力。

从“故里之光”到“世界之灯”

作为至圣先师的故乡,济宁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不仅是文化资源的提供者,更应成为教育理念的引领者。所谓“传灯”,更是薪火相传,让这束火光点亮未来。
济宁的使命,是让这盏灯带着文化的厚重与温度,在全球课堂中持续发光,照亮那些渴望理解中国、感知中华智慧的心灵。

图为济宁曲阜尼山圣境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国庆 摄影

从“文化遗产”到“智慧儒乡”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当下的实践。济宁深知,只有让传统融入现实,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济宁特别注重以真实案例讲述“当代儒家”的故事。
例如“和为贵”调解室,将儒家“中和”思想应用于社会矛盾化解;“儒商”企业如太纸铝业、

从“文化原乡”到“教学现场”

国际中文教育不仅是传授语言,更是促进理解与共情。济宁凭借儒家文化原乡的独特优势,正在探索一条以文化体验为核心的教学路径。
通过“原乡体验”,让文化“活”起来。以尼山圣境、孔子博物馆为例,学习者不仅参观文

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精神原点

济宁何以是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起点站”与“枢纽地”?孔子故里是济宁最鲜明的世界级网络互连。这里是《论语》思想的诞生地,是礼乐文明的根脉所在。
当全球学习者问起“为何学习中文”时,济宁的地理与精神坐标,便是一种天然的回答。

温暖的晨跑

初冬的凌晨,城市还在清梦中酣眠,路灯倦眼迷离,昏黄的灯光下,晨练的人早已开启了一天的旅程。喜欢这样的时刻,迎着已有些刺骨的风,做一名精神抖擞的跑者。
我喜欢晨跑,因为它适合我。入冬了,晨跑确是一种挑战。头顶寒星跑在风里,因倦顿消,四肢舒展,头脑清醒,精神振作。不论速度,不计里程,就慢慢跑着,不攀比,不强求,按自己的节奏,跑出自己的精彩。这种感觉,真好。
从黎明前的黑暗到东方泛白,从瑟缩冷颤到浑身发汗,晨跑是与时空的耳语,是与心灵的对话。熟悉的、不熟悉的,都是朋友,擦肩而过的刹那,嫣然一笑,打声招呼,欣赏和祝福在晨曦中氤氲,好心情成为一天时光的曼妙底色。
那位早晚都跑的大姐迎面而来,依旧是短发轻扬,依归是不紧不慢,和平日不同的是加了件薄外套。天气确实冷了,但她的步伐很均匀,看着不疾,却总是不知不觉就甩开了越来越多的人。
她是一位持之以恒者,两年来,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几乎每次都要跑一小时以上。那份耐力,那种气韵,任谁看了都心生敬佩。
远远的,又听见那位大叔响亮的嗓门。他是一位中风后遗症患者,穿着薄棉衣,拄着双拐,照例走几步停一停,再走再停。每次停下,都扯开嗓子吼几声,据说可以锻炼身体功能。吼声有些嘶哑刺耳,但那份顽强感染了大家,唏嘘中多了理解,注视里多了赞叹。
“妈妈,我一定要超过你……”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边跑边说。他的妈妈在前面不远不近地跑着,“加油!儿子,你真棒!”妈妈的鼓励声中,小男孩加快步伐,逐渐赶了上来,母子俩笑着继续往前走。
忽然想起儿子小时候,也曾初冬的早晨一起跑步,儿子也以超过我为目标,小脸蛋总是红彤彤的,我们俩边跑边笑……如今,遥远的欢笑声依稀还在耳畔,儿子却已展翅高飞,不知此刻的他有没有像我一样在跑步。
正跑想着,一阵音乐声传来,这是我们小区的赵伯,刚跑完步的他在跟着手机做拉伸,外套搭在旁边的椅子上。看到我,他停下来,一边用洁白的毛巾擦着细密的汗,一边对我说:“小张,天冷了,你也这么早,今天露水冰着呢!”“是呀,赵伯,你也注意别感冒了。”和他聊了几句,我继续往前跑去。
人渐渐多起来,太阳却失约了。天空灰蒙蒙的,却丝毫不影响心情。进入冬季,这样的日子会多起来,每年如此,接受就好。何况,在这热气腾腾的晨光中,冬的寂寞早就消散得无影无踪,还有什么能给心灵蒙上暗色呢?
喜欢这样美好的晨跑,纵然已经入冬,纵然免不了寒风的挑衅,也不会改变这份倾心,因为跑步的诱惑,因为跑步中的种种乐趣,更因为那风中的英姿勃发。



运河牵手的两座城:济宁与临清

赵瑞安

合优势走在前列,运河古城片区游人如织,太白楼文旅网络互连持续升温,两大产业园区的智能生产线轰鸣作响,正以稳健的姿态为“运河双子”的共进注入力量。两座城一快一稳、一追一领,并肩前行,恰似石榴初绽时,紧密相依的果瓣,透着抱团生长的劲儿。
临清按下产业发展“智能升级”的加速键:烟店轴承承接运河商埠“精工”底蕴,靠智能检测、自动化生产线实现升级,小轴承转动大世界,稳稳扛起“中国轴承之乡”的招牌;奥博特钢管续运河绸缎“质优工细”的讲究,通过智能操控、精密研磨,产品光泽与精度更胜往昔,成就“铜铝之乡”的美誉;三和纺织以运河畔“实业兴城”的初心为底,蜡染布车间效益倍增。
两地更默契地形成“临清智造+济宁渠道”协作模式,临清轴承通过济宁运河物流枢纽发往全国,济宁纺织原料依托临清加工技术提升品质,各展所长又紧紧相依。除了传统工业升级,临清的特色产业也借势拓展。桑黄、运河黑牛,借电商打开销路;鲁泰奶业,依托运河畔优质的水源与牧草,在运河滋养里品出了奶香浓郁的新味道。
京杭大运河交通脊柱愈发坚实:临清京九铁路织就动脉,雄商高铁蜿蜒云端,中欧班列的集装箱里,装着临清用“智造”敲开世界市场的初劲。济宁运河航道升级通航,京沪高铁与内河航运无缝衔接。
临清文化传承让千年底蕴展现新姿态:用数字化技术梳理运河文脉,钞关、鳌头矶等世界遗产,在线上平台成了热门;烟火里的非遗美食,金都庄鬼子鸡的鲜香、老豆腐配“观音堂烧饼”的朴实,仍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始创于清同治八年的“周到福”酥鱼,更以“七洗八刷”的古法,炖出骨刺酥烂、鱼肉莹白的临清记忆,一口下去,满是运河岁月的醇香。
济宁玉堂酱园非遗技艺进校园,运河博物馆的沉浸式展览吸引着八方游客。两地联合推出“运河红石榴”文旅专线,串联临清钞关、济宁太白楼等人文景观,用多元共生的文化故事,让“同心”内涵在文旅中活起来。
运河之水依旧潺潺,在承载共和国架桥记忆的“先锋桥”岸边,一手牵济宁,一手挽临清,水波里映着两座城市的精气神。
济宁的稳健引领,临清的坚韧追赶,都是对运河哺育最好的回报。这对携手同行的城市,正以“双子共进”的姿态,把运河故事写得更鲜活、更绵长。

京杭大运河,静静流淌在中华大地的故事里。在齐鲁沃野之上,一手稳稳牵着鲁南的济宁,一手轻轻挽着鲁西北的临清。历经千年岁月流转,她以粼粼波光、潺潺清流,将两座城出脱得鲜活灵动。
临清,从历史深处透着不凡。回族先民带来的商贸根基,在一条大河留下回汉文化交融的生动印记。早在13世纪后期的元代,西域即今新疆及中亚一带与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循着商贸脉络而来;或经陆路丝绸之路抵达中原腹地,再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辗转至临清;或从东南沿海港口登陆后,顺着运河深入内陆。
他们带着远方的货物与经商智慧,在临清码头驻足,从最初的临时摆摊,到逐渐定居扎根。这些先民不仅经营着皮毛、香料与清真食品,更带来了独特的手工业技艺,沿运河两岸建起连片的商铺与作坊。
正是这些多元文化与商贸活力的注入,让临清码头早早有了“八方商客聚”的热闹景象,为这座城市后来的鼎盛繁荣,埋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到了明清,临清更是长成“人见人夸”的壮汉,成了名震南北的“水旱大码头”:南方茶叶、丝绸,晋陕煤炭、北京绸缎、天津海盐在此周流流通,钞关算盘声“噼啪”不断;水次兑军仓与数十个囤粮点,装着运河三分之二的米谷,硬是撑起“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的盛景。
东南的济宁,凭着漕运成了“运河之都”,玉堂酱园的酱香顺着漕船飘向南北,太白楼前文人墨客云集,运河岸边商号林立。它与临清一南一北,用各自的热闹共同撑起运河商贸的鼎盛版图。
彼时临清的码头,商号从街头排到巷尾,运河漕船如长龙蜿蜒,水次兑军仓的米谷,擎起京城的炊烟与皇家的威严。一条运河牵着临清与京城的手,都紧紧系在这“天下粮仓”上。
可成长非坦途。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王朝佐率民众反抗压迫,把不屈刻在鳌头矶的飞檐斗角上。明末清初,清军入关的战火

席卷而来,临清半城生灵倒在血泊,城垣留下弹痕,明清积累的商脉、粮仓遭重创,刚盛极的“水旱码头”瞬间失了元气。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伦起义战火蔓延,临清半城商铺、作坊被烧,原本周转南北的货物断了流,“天下粮仓”空了大半。运河水流过残破的城郭,也添了几分凄楚。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如巨洪砸断运河漕运命脉。临清原本通畅的航道逐渐淤成泥泞滩涂,往日穿梭的商船没了踪影,囤粮的仓库空荡积灰,钞关的衙署冷清寂寥。“繁华压两京”的吆喝,慢慢成了一代代临清人嘴里反复的念叨,这座运河古城的活力,也随之沉寂了许久。



直到民国时期,转机悄然出现——中国银行在山东选址设分支机构,临清凭借过往旺盛的商脉底蕴,与青岛、济南并肩入选。青砖黛瓦的小院,算盘“噼啪”作响,再度立起临清商贸的“四梁八柱”。但命运的考验仍未结束,1938年日军占领临清后,刚重启的脚步被迫停驻,复苏的生机又一次被无情打断。
新中国成立后,临清才真正攒足了力气加速追赶。改革开放前,它曾以“粮棉大县”的身份稳居全国经济前列,田野里的粮棉堆出鲁西北的丰收图景。如今,借着国家运河文化经济带的东风,临清抓住“二次崛起”的缆绳,在奋起直追中重焕生机。
济宁早已凭借更成熟的产业布局与文旅融

初冬,伫立在山间或田野的树,给人以静的美,淡然的美。
回乡老家,总要去山间地头转转,树就像田里的庄稼。我家院前的李子树、杏树、桃树,早已褪去了盛夏的浓绿,换上了一身素装。那树叶,或黄或红,或深或浅,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就要落下来,给人以无尽的想象。
最耀眼的是那棵银杏树,叶子早已金黄,一片片宛如精致的折扇。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金色的光斑在地上跳跃。
因为这些树,小院显得美丽而温馨。树的叶子,有的金黄,有的青绿,还有的黄绿相间。一

们的心跳,触摸到它们的体温。树依旧淡然,挺拔如初来的冬天。
■心飞扬 摄影

①大运河穿过微山湖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国庆 摄影
②大运河临清段 ■邵振坤 摄影

周末下午茶 一树初冬

张儒学
阵微风吹过,偶有几片飘落下来,打着旋儿,跳着最后一支舞蹈。它们落在地上,铺成一条彩色的小路,走在上面沙沙响。
走出小院,那些曾经艳丽的花早已不见踪影,青青草也枯去,而在树下驻足,仿佛听到了它



在记忆的长河里,总有一些场景,如老电影般缓缓放映,带着独有的质感和温暖色调,让人难以忘怀。小时候的微山湖区像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日子简单而素朴。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吃肉,是奢侈的。
孩子们想要打打牙祭,拉拉馋,奈何囊中羞涩。于是,“打平伙”这个充满智慧与温情的习俗,便成了我们解馋的良方。所谓“打平伙”,就是有人家杀一只羊,周围的邻居们凑份子一起喝羊汤。
说起打平伙,年轻人可能是一头雾水,不知是怎么回事。打平伙是一种传统民间交际风俗,它的起源并无确切定论,却广泛存在于中国各地。
一种说法起源于东汉末年,郑玄在《礼记·礼器》注解中提到“合钱饮酒为醴”,这与打平伙即众人凑钱聚餐的形式相似。《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
另一种说法认为,打平伙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记载“社日”活动:“社日,四邻并结会社,宰牲牢,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食其胾。”这被认为是打平伙较早的渊源,全家族的人聚集宰杀祭祀牲畜,祭祀后分享牲肉。《荆楚岁时记》是南朝梁宗懔所著,记载了古代荆楚地区的岁时风俗。
明代凌濛初编著的拟话本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中记载:“有个纱王三,乃是王织纱第三个儿子,平日与众道士相好,常合伴打平伙。”可见,在明代“打平伙”就比较常见。
此外,还有说法认为,打平伙由古代军人野餐演变而来。古时军队五人伍,十人火一起灶,同火同灶的人互称“火伴”,后来演变成“伙伴”。这与关中地区“打平伙”中,把起头提议的人称作“伙头”等有相似之处。也有观点觉得,打平伙源于原始族群狩猎归来聚火而餐的遗风。
在一些地方史志书中,对“打平伙”风俗习惯也有解释。比如《邯郸县志·方言》中载“醴钱饮酒曰打平伙”。《四友斋丛说》中也提及打平伙。
此外,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志书,一些具有地方文化记录的书籍,也对“打平伙”有所介绍。如《桃花历史文化丛书·民俗风情卷》中,就提到桃花话里的“打平伙”,是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吃一餐的意思。
在不同地区的史志或相关文献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和解释。总之,它通常指众人平均出钱聚餐,是一种有着共同记忆的饮食仪式,具有巩固情谊、化解纠纷、共商大事等多重意义。
打平伙的最佳时间就是秋收过后,田地里没有农活,人们都清闲了下来。特别是下雨天,几个好友聚一聚,杀只羊打平伙解解馋。有条件的,早就从自己家里拿出珍藏的瓜干酒,小心翼翼地捧在怀里。那稀罕模样,仿佛捧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杀谁家羊就在谁家煮,谁负责分配,这就是所谓“东道主”。
打平伙那天,邻里纷纷响应,自愿报名,带着自家的份子钱,陆陆续续来到杀羊东道主家。大家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谈论着即将到来的美味。孩子们在在一旁兴奋地跑来跑去,空气中弥漫着快乐而又温馨的气息。
杀羊的过程,是一场庄重的仪式。支起了大铁锅,准备好了锅碗瓢盆,东道主挽起袖子,熟练地操持着刀具,动作干净利落,很快一只羊就收拾妥当。老人们在火铁锅旁帮忙烧水,火苗跳跃,烧得木柴噼啪作响,锅里烟雾缭绕,其他人帮着打下手。秋天的阳光洒在院子里,映照着每个人的脸庞,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的乡村画卷。
羊肉煮在大锅里,香气弥漫开来。那是醇厚而诱人的香味,混合着香料的芬芳和羊肉特有的鲜美,让人垂涎欲滴。几个好喝酒的人,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那锅羊肉,时不时搓搓手,就盼着能赶紧开吃。孩子们再也按捺不住,不停地跑到锅边张望,眼巴巴地盼着羊肉快点出锅。
终于,羊肉煮好了。东道主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羊肉端上桌,整个院子瞬间都被诱人的香气填满。众人也不客气,纷纷拿起碗筷,大块朵颐起来。一边吃着鲜嫩多汁的羊肉,一边端起酒杯,轻轻抿上一口小酒,那满足的神情溢于言表。
酒过三巡,大家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你一言我一语地拉起家常。有人说家里的庄稼长势,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有人说孩子的趣事,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
酒在杯里晃,话在嘴边说,这样的时光,简单又美好。此刻,没有贫富之分,没有高低贵贱,只有最纯粹的邻里情谊。平日里的摩擦、小矛盾,在这温暖的香味中烟消云散。
打平伙,作为农村传统的习俗,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摊费用,而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不拘小节、畅所欲言,是聚餐的不变主题。
打平伙,不仅仅是简单的聚餐,更是情感的纽带,将邻里之间的心紧紧相连。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它让人感受到了互助与关爱,平淡的生活多了一份温暖和色彩。
不见的是习俗,不变的是情怀。艰苦时日虽已退出历史舞台,打平伙也慢慢尘封为往事,而打平伙作为一种风俗,被时光沉淀着,早已变成农耕文化璀璨的一页,也成了几代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吃肉早已不再是一件稀罕事,但“打平伙”的那份温情,却始终珍藏在心底,成为过去岁月最美好的回忆。

周末济宁故事

打平伙,岁月深处的盛宴

种衍洋